

# 古稀之年,高振麟知道了谁是“古城”



谍战小说



小撒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抗战期间,北平青年高振麟,因钦佩军统刺杀汉奸的行动,凭借其父与戴笠的故交,加入军统。多年后,高振麟受军统指派,化名高飞,利用延安抗大农校政委之女杨红叶潜入延安。高的身份虽未被延安发现,却时常惶恐不安。正在此时,高却被延安选作打入西安军统内部的人选,以配合西安地下党领导人“古城”的工作。从此,高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双面间谍生涯……“古城”是谁?这也是伴随他一生的疑问。

[上期回顾]

裴俊逸被捕,秘密电台通过地下党组织,被转移到高振麟家中,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曹天浩在鱼儿两岁的生日宴上,平静下面掩藏着悲戚地宣布他要去台湾了。

新中国成立了,因为高振麟有着在军统内部工作的经验,被安排在区政府清剿办公室工作,清查军统特务和叛徒还有土匪。在北京中央部委担任要职的冯劲松和陈茂鹏为高振麟证明了身份。曹茜茹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也加入了共产党。

按照事前的约定,高振麟写了一篇回忆自己在军统内部战斗的文章拿到报社发表,高振麟满怀深情地回忆了牺牲的老石和裴俊逸父子。这篇文章里,高振麟通过暗号,将炸毁电厂和去水厂投毒的信息传递给了潜伏的特务。

见到文章刊登出来,高振麟打电话给北京的冯劲松说:“我收听台湾电台的时候得到指示,要我发令潜伏在重庆的特务行动。”

三天后的夜里十二点,公安人员分别在电厂和水厂抓捕到了进行破坏和投毒的特务。在审问这些特务的时候,高振麟意外得知王家瑶仍然潜伏在重庆。一天,王家瑶暗杀高振麟,齐淑珍为了保护曹茜茹和鱼儿,被一枪击中,弥留之际,齐淑珍支撑着最后的力气说了最后一句,“古城……”齐淑珍走了,似乎“古城”也从此消失了。

过去几年围绕在高振麟身边的很多人都离开了他。早前,裴俊逸暗杀王家瑶不成也被军统杀害了。

一天高振麟躺下睡不着,拉开床头柜拿出没看完的书。翻开夹着书签的书页,里面赫然有一张手纸宽的纸条,上面写着呼叫台湾的电台呼号和呼叫时候的称谓:“蝴蝶”,落款是:“古城”。

他惊讶不已,睡意、倦意顿时全无。卧室只有曹茜茹进入,难道曹茜

茹是“古城”?不,不可能曹茜茹。曹茜茹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入的党,怎么可能是“古城”?“古城”为何有这个呼号?难道他和自己一样,也是军统安置下来潜伏的特务?

他赶去向公安局汇报,呼叫到第五天,台湾那边有了回应,并指示:要“蝴蝶”出击,暗杀对象是区长。高振麟用“蝴蝶”的口吻说:自己单独不便行动,可否派人协助?回应:周日晚八点在“抗战胜利记功碑”下接头。那个接头的人是秦大伟,面对高振麟和公安人员的追捕,秦大伟自杀了。

传递呼号的纸条也是“古城”在高振麟有生之年里出现的最后一次,就此,“古城”从此彻底销声匿迹了。“古城”到底是谁,高振麟以为是他一辈子也不能解开的谜团。

后来,高振麟和曹茜茹被调到北京工作,夫妻俩就职于国家保密机关。时间推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高振麟夫妇退休。退休不到两年,曹茜茹有天出去买东西,过马路时不幸遭遇车祸身亡,没有给高振麟留下只言片语。

高振麟晚年的生活是平静的,时常坐在书桌前,想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每每遇到自己的隐秘和“古城”,都令他下不了笔。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宣布关于不再追究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激发起了身在美国的林晓楚的思乡之情。此时的他已身患胰腺癌,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回国了,让亲戚辗转打听到了高振麟,他想要见高振麟最后一面。

得到这个消息,高振麟犹豫了:林晓楚是叛徒,现在他回家了,要见自己,在感情上他是无法接受的。但

念在事情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人已古稀,爱恨已成烟云,高振麟还是在鱼儿的陪同下下去了林晓楚的老家。

“你能来看我,我很高兴。”林晓楚被胰腺癌折磨得脸颊凹陷,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我和老曹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这样我才能安心地走啊!”高振麟静静地听着。

“这么多年,我有句话一直想问你,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在你心里,你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高振麟怔怔地盯着前方,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林晓楚又问了一遍,他迟缓地摇摇头,“这些都不重要了。我做共产党做了一辈子。”

“嗯。”林晓楚闭上眼睛,又是长久的停歇,等再睁开眼睛,他突然说:“‘古城’是谁你还不知道吧?我和老曹在一起就会谈论起这个事情。”

听到“古城”两个字,高振麟猛地颤抖了一下。“你……你知道?”

“曹茜茹就是‘古城’。”

“什么,你说什么?”高振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老林,你刚才说什么?”

“曹茜茹,她就是‘古城’。”林晓楚看着天花板再次说,“我被捕后,当时做笔迹鉴定,我们找来她在学校批改作业的本子,我发现我以前见过的她用钢笔批改的那页被撕去了,我就怀疑是她,因为她平时写字都只用毛笔。我跟我大伟说,曹茜茹可能是共产党,可能就是‘古城’,大伟当时就否决了,他说他调查过曹茜茹。老曹后来有所察觉,你们到了重庆后,曹天浩没再让曹茜茹做秘密。你们是不是就没有得到什么情报了?”

“是的。到了重庆后,我们开始和老曹分开住了……”高振麟回想

着当时的那些点点滴滴,“我和她在一起一辈子,都没见她用钢笔和铅笔写过字。”

“真正让老曹确认曹茜茹是‘古城’的就是秦大伟的失败。”林晓楚喘息了几下,“曹天浩离开大陆时,给了曹茜茹潜伏任务、给了她呼叫台湾的呼号,她的代号是‘蝴蝶’。”

“‘古城’是曹茜茹,是老曹到死也不能接受的事情,所以他坚决不回来。”林晓楚说罢,摇头叹息。

曹茜茹就是“古城”,可还是有很多疑点没法解释!高振麟又被林晓楚的一席话拉回到他一生之中的疑惑里:建国之初他们在重庆,曹茜茹顺利入党、参加工作,他就曾经有个疑问:还有纸条最后一次出现,也曾让他怀疑过曹茜茹是“古城”。这些疑问,都被曹茜茹一一化解了。

回到北京,高振麟自己坐着车去了曹茜茹的墓地。高振麟抚摸着曹茜茹的墓碑,眼前一下出现了齐淑珍去世时的嘴形,这才恍然大悟,齐淑珍的嘴形是说“曹”而不是“他(她)”。也许,曹茜茹隐瞒高振麟多年,自己不知从何说起,想让齐淑珍替她说,无奈齐淑珍在去世时也没能说出来。

想到这里,高振麟望着墓碑上镶嵌的曹茜茹的照片,不禁轻声问:“茜茹,你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的呢?茜茹……”

问完曹茜茹,高振麟也不由得想到自己:自己不是也有那么多的秘密会带进坟墓里去的吗?

曹茜茹从爱上高振麟那天起,就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告诉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高振麟,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她也担心告诉了高振麟,他反而会怨她,会伤害他们的夫妻感情。所以这个秘密,她也就保守了一辈子。

# 明清皇帝赐宴,剩菜可打包带走



热点关注



阎崇年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为阎崇年潜心三十年之作,同名节目将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全书从明朝迁都北京开始,历史跨度长达600年,以全新的“大故宫”概念,打开故宫外延,首次将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南京故宫、台北故宫等,纳入故宫姻系,并以此为脉络,透彻解析绵延千百年的封建皇家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建筑、文物、民风等,实为生动可读、耐人寻味的“故宫百科全书”式著作。

[上期回顾]

保和殿除曾作为清顺治帝和康熙帝的寝宫,以及皇家宴会厅、会议厅、接见厅、仪礼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举行殿试的场所,也就是举办国家考试的场所。

在帝制时代,哪里升官机会多、速度快呢?答案是“三近”:近皇帝、近皇权、近皇宫,愈近皇帝、皇权、皇宫就升迁得愈快。哪里离皇帝、皇权、皇宫最近呢?明清时期,答案是内阁、南书房(康熙时设)、上书房、詹事府和军机处(雍正时设)等。怎样才能被皇帝选中,进入这些地方呢?答案是:进入翰林院,俗称“点翰林”。

金榜题名,标志着漫漫科考路走到尽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考取进士之后,并不能直接出将入相,显贵于世。相反,考中进士,只能获得担任县令、六部主事等七品、六品小官的资格。从七品到一品,整整十四个台阶,进士刚迈上第一个台阶。无论是在地方衙署还是在中央部门,升迁的机会都并不多,速度也很慢。“点翰林”则可以改变这些人的命运。

怎样才能进翰林院呢?正途是通过两次考试:朝考和散馆。

朝考,是翰林院庶常馆(类似研究生班)庶吉士的入门考试,就是已经录取的进士,除一甲三名免试外,其余再举行一次考试,叫“朝考”,选拔庶吉士,到翰林院学习。于是,《明史·选举志》说:“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学业三年后,举行毕业考试,称为“散馆”。

据统计,朝考录取人数,最少一次是顺治十八年,为10人;最多一次是光緒十八年,为99人,清代26846名进士中,共考选庶吉士5742人(邵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平均每届约46.7人,入选率不到四分之一。

散馆,是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的毕业考试。庶吉士经过三年的清贫学习生活,要举行毕业考试。考试成绩分为三等:一等等,留馆,授予翰林官;二等等,或留馆,或工作;三等等,或再读三年,或退回进士候缺

分配工作。只有上等和中等者,才是翰林。

在明清时代,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其最高层次则是翰林。这样一来,朝考-庶吉士-散馆-翰林官,构成了一条通向皇帝身边的快速通道,而且几乎是唯一的通道。当然,就算成为翰林官,也还要努力争取,任侍讲、侍读、经筵讲官等,这样被皇帝注意的可能性才最大。

明清皇帝怎样接受教育呢?主要是通过“经筵”。

什么是“经筵”?“经”指经典,主要是儒家的“五经”,即《易经》、《书经》、《诗经》、《周礼》、《春秋》等。“筵”的本意为竹席,引申指座位,此处是“讲席”的意思。合起来,“经筵”就是儒臣给皇帝上课,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等,也就是皇帝学习的制度。明清时期,大经筵多在文华殿举行。

明清经筵,礼制相同,略有差异,以清为例,综合叙述。先由礼部动议举行,翰林院选任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和讲官共同拟定篇目、撰写讲义,奏请钦定。经筵当天黎明,由大学士等,到传心殿祭祀。经筵举行时,文华殿宝座前摆放南北三张桌子,北面是皇帝用的御案,南面分别是讲官用的讲案,三案相对,呈品字形。案上各置讲章(讲稿),镇以金尺(镇尺)。旁边站立展书(翻书)官两员。

讲官在两张桌子上安放好讲义:左边是“书”,即“四书”;右边是“经”,即“五经”。讲官一共四位,满汉各二,两人一组,分讲书、经(明没有满讲官)。展书官膝行(跪着前行)御案前展开讲章,然后退回原处。先由满人讲官出列,用满语讲“四书”,然后由汉人讲官用汉语来讲。讲完之后,皇帝就讲解内容发些议论,叫“书义”,大臣们跪着聆听。再由满、

汉讲官依次再讲“五经”,皇帝阐发些“经义”,尔后下课。皇帝给参加者赐座,或在廊屋赐茶,然后起驾回宫。讲官等人随后到太和门东廊吃饭,有时在文华殿配殿本仁殿设席。赐宴的酒食自然不错,剩下的饭菜还允许打包带走。这在当时看来是皇帝的恩典,在今天看来则是节约、不浪费。

经筵日讲,经常进行。明朝有两位少年天子:一位是9岁的正统帝,另一位是10岁的万历帝。我重点介绍一下万历帝。经筵内容都是儒家经典,教化内容多,道理也深奥,小皇帝理解起来很有困难。首辅张居正对万历帝更是尽心尽力。

据《明史·张居正传》记载,神宗刚刚即位时,张居正考虑到皇帝年纪小,就挑选了先代治乱的经验,编成《帝鉴图说》一书,选取历史上正面81个、反面36个,共117个故事,每个故事,都配上图画,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用通俗语言,给皇帝讲解。这些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涵盖修身治国各个方面,便于少年天子接受。

但是“三杨”和张居正对正统帝和万历帝两位少年天子的教育都不成功,甚至都是失败的。

究其原因,于教学——读书过程是:一读,二讲,三写,四行,经筵日讲,有读,有讲,有写,但缺乏行,重知轻行。于教育——“教师(讲官)、家长(太后或太皇太后)、社会(宫廷氛围)”难能协调一致。于体制——“立嫡以长”、皇帝终身的君主制度。

总之,明代君主常用各种理由取消经筵日讲,一会儿说身体不好,一会儿说天气太冷或者太热。虽然大臣经常上书谏,但皇帝往往无动于衷。清代四位幼帝中,以光緒为例。

光緒二年三月十六日,六岁的光緒帝开始在毓庆宫上学。老师有翁同龢等。光緒帝坐北面南,前面摆着课桌,上面有笔墨纸砚。翁师傅写了“天下太平”、“正大光明”八个端庄颜体大字,后握着皇帝小手在红格纸上描红模子。尔后,用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做课本,讲故事。头两年,主要是认字、听课、背书。规定:每日生书读20遍,熟书读50遍。

光緒帝常读到一半就不想读了,老师催促,则不开口。对皇帝不能打骂,也不能体罚,便申斥几句,小皇帝嚎啕大哭,声震宫外。光緒帝性格倔犟,有时十天半月不开口。只好奏报慈禧,请醇亲王陪读。另一位师傅孙家鼐想出“静坐法”,就是罚“不许动”。光緒帝发火,大骂起来,摔碎杯子,太监们“一”字排开,跪地求情,根本不听,冲出书房,逃回宫里。皇帝罢课,慈禧出面,训诫皇帝,支持师傅。

但另一位师傅李鸿藻教育灵活:“一日,穆宗(同治帝)学书,故为戏笔。鸿藻立前捧手曰:‘皇上心不静,请少息。’穆宗改容谢之。”

光緒帝胆子小,怕雷电,一次雷雨,吓得直哭,翁师傅抱起皇帝,哄在怀里。有时光緒帝因肚子痛,未吃早饭就到书房,上一半课说饿了,翁同龢就让太监送来点心。光緒帝十一岁时,上课心神不定,催师傅提前下课,先后半月,经常如此。怎么回事呢?原来宫里有钟表,怕他分心,就撤了去。光緒帝借口怕误时,要了八点钟。他经常玩弄,给玩坏了。上课不专心,老惦记回宫修钟。后来换了钟,才安下心来。光緒帝逐渐懂得感恩,九岁时新春赐“福”字,特意将“福”字在翁师傅头上身上反复来回拖了两遍,意思是“全身福”、“全家福”。慈禧命裁撤书房,翁同龢为光緒帝师傅达二十二年之久。